

## 踏歌行

## 敬蝉如天

<b>桂清扬</b>	
<span></span>	
昆虫中我最敬畏蝉	
<span></span>	
两只复眼 三只单眼 其中一定有天眼 对世界总是洞若观火	
<span></span>	
黑暗中 修炼漫长四年 只为光明中 歌唱短暂一月	
<span></span>	
触角虽短 触我心魂 生命虽短 催我新生 分贝地表最强 我不再心烦	
<span></span>	
你用一个月的歌唱 诠释追光精神 你用一个月的歌唱 演绎生命意义	
<span></span>	
蝉声阵阵 禅意绵绵 ——知否知否 ——知了知了	

## 心香一瓣

## 北田的晚霞

<b>赵璟溪</b>
<span></span>
学校里，北田是个神奇的去处。站在这块学校的高地上，抬头能仰望的天空都有别处，当教学楼那边天色暗沉发灰之时，北田上却能看到别样的晚霞，照亮了这小小一角。
从食堂一路走上来，穿过拥挤的人潮，在这样一个别有洞天之地，将琐事置于一旁，静看云卷云舒，心也能慢慢落下来。
这天傍晚，霞光是金黄色的。云，卷着团在一起，绵亘数里。膨弹松软的云层间，是几抹灿金色的晚霞，透过云层的间隙，格外朦胧。晚霞像位正躲在屏风后沐浴的仙子，她容貌姣好，面带着羞涩地浸浴在云层般的泡沫间，时而撩起了手，时而埋低了头。举手投足间，人形掩映在屏风上，影影绰绰，令人遐想，好奇着云那边的风景。隐隐约约的霞光把前排树木的影子，照在后排的墙面上，一阵风拂过，墙上的影子也跟着簌簌而动。
操场上有几位健儿踢着足球。一个球，从这只脚传到那只脚，又倏尔飞到空中，和霞光交汇，又落回地面。“噢！”他们突然叫喊起来，是球进了。一人兴奋地绕着场子倒着跑，晚霞点在他的脸上，让满面的喜悦更加夺目。这时，我再一抬头，天上又换了幅景象。
这个光景的霞光，由灿金渡向赤橙，远看着，有如一颗黄澄澄的咸鸭蛋卧在云层间，就同我刚才晚饭时剥开的那颗一样。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笑自己贪嘴。陆陆续续地有人吃完了饭后北田，三三两两地手挽着手，边闲谈边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走着，欢声笑语渐渐多了起来。
又走了几圈，天色终是慢慢暗淡下来，金马西坠，玉兔东升。晚霞逐渐退去，此时夜空是迷迭紫的，一弯月牙小巧地缀在一角，大片的紫色中间包裹着小小的一弯银色，就像母亲抱着安眠在襁褓里的孩子一般，令人沉醉。
静静地站着欣赏了一番，我始觉双腿不支，准备离开。等走到坡下，再一抬头，我才发觉此地只能看到晚霞仙子的一小片衣角，连皎月也都遮掩在教学楼之间，像是被蒙上了一层旧纱，灰扑扑的。我忽然记起李商隐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地上的人总觉得嫦娥孤独地生活在广寒宫里，十分可怜。殊不知，嫦娥始终领略着地上人看不到的风景，时常闻着桂花香，还有温顺的玉兔相伴。她或许悔恨过与家人两隔，但在蟾宫也有不少受益。想到这儿，我还是颇有些羡慕嫦娥呢！
难怪古人才道：“劝君莫惜登楼望，云放婵娟不久长。”今夜我若不是登高眺望，便也无缘体验到这看似遥不可及却又触手可及的乐趣了。这么一比较，我便觉得自己同中了头彩一般，兴尽而返了。

# 龙游过

<b>苏沧桑</b>
<span></span>

的七个石窟，稍后又出现了更多石窟，每一个石窟的洞顶和石壁上，是细水流般精美的凹凸爪痕，每个洞内有一至四根鱼尾形的石柱支撑，几级巨大的台阶从洞口通往洞底。

帝俊的眼里涌起泪水，说：请允许我刻上一个标志，作为我和你，作为人类和水里游曳的、大地上奔跑的、天空中飞翔的所有动物平等和谐、相濡以沫的永久见证吧。

于是，他找到石窟中最小的一个，离窟口不远处，刻下了鱼、马、鸟三种动物图形。

“来，请跟随我前往另一个石窟。”一个声音将我从神游中拉了回来，我不禁为自己杜撰的第十个龙游石窟“猜想”哑然失笑。

浙西崇山峻岭中的龙游县为什么叫龙游，就像不远处的龙泉市为什么叫龙泉，似乎没有特别确切的来历，但我相信它与以“龙”为图腾的中华古老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千多年前的姑蔑国先民，在这片很可能有神龙游过的山水之间刀耕火种，创造并延续着灿烂文明，“儒风甲于一郡”。1992年的一天，一位当地农妇像往常一样蹲在山上的深水潭边洗衣服，亲眼目睹了一场石破天惊——她洗衣服的水潭，是这座山里众多水潭中的一个，深不见底，有大鱼，当地人称之为“无底塘”，她看见邻居吴阿奶等人抬着水泵来到水潭边抽水，不知是想涸泽而渔，还是寻找传说中的玉石。奇怪的是，水越抽越少，鱼却一条都不见了，莫非潭底连通衢江？整整十七天日夜作业后，一座又一座气势恢宏、精美绝伦的地下石窟横空出世，其布局、开凿、采光、承重等工艺，连现代工艺也很难做到。更奇怪的是，除了南宋张正道的《翠光岩》中有一句“千年尽露波涛色，万古犹存斧凿痕”，仿佛是对龙游石窟最早的记录，历代龙游县志甚至都未有提及。

何人何时建造？用的什么工具？有什么用途？与姑蔑国文化有何关系？神庙？采石场？墓穴群？藏兵站？储冰库？巨石文化？道家福地？外星人所造？谜团百结，甚至有了关于龙游石窟的九大“猜想”。

烛龙，《山海经》中记载的第一神兽，身长万里，人面蛇身，神通广大，“烛龙其视，天地皆昼；烛龙其瞑，天地尽晦。其吹为冬，其呼为夏，风雨是谒，神鬼役从”，和混沌大帝、鬼母，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初，就一起创造了世界。而烛龙，则是创世之初，在混沌未开之前，用他的身体创造了昼夜。他的眼睛，是太阳和月亮。他的呼吸，是风和雨。他的声音，是雷和电。他的身体，是山川和河流。他的存在，是整个世界的基础。他的力量，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他的智慧，是整个世界的神明。他的存在，是整个世界的一切。他的力量，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他的智慧，是整个世界的神明。他的存在，是整个世界的一切。

烛龙说：我给你挖一些洞穴吧，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一样美，和你的心脏一样温暖，比你的家更加安全。

于是，它伸出利爪在山丘中轻轻刨了几刨，瞬间，山丘出现了北斗七星状

天地之前，守护着四方和平。帝俊，《山海经》中的第一巨人，东方部族的远古始祖。龙游石窟，会不会如我的神游猜想，是远古时代巨人巨兽的一个游戏遗址？就像人类幼童在沙滩上玩家家后留下的沙穴和玩具？

庄子在《庄子·杂篇·盗跖》里，借盗跖之口怒怼孔子说，从前人们“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后来有了帝王将相，开启了“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之乱”。古人崇拜自然、依赖自然，对于天地星辰、风雨雷电、猛兽草虫，无不心怀敬畏和感恩。不知何时起，人类听不懂自然的话，或假装听不懂了。网络上曾流传一个只有两分多钟的小视频：联合国总部会场，闯进了一只自称“过来人”哦不对是“过来龙”的恐龙，它警告人类说，别把自个儿整没了，救救自个儿吧，也别找借口了！

曾经，一位参加青藏铁路铺轨仪式的摄影爱好者，在回程航班上拍到了一个隐在云层和雪山之间、有鳞片的龙形生物体，有类似脊椎骨的凸起和逐渐变细的尾部，发到网上后，引发无数人的猜想，有专家称这是一种特殊的冰川结构。其实，我更愿意相信，龙游石窟是先人的一个伟大工程，和蚁穴一样伟大，和鸟巢一样伟大，和无穷夜空的无尽星云一样伟大。

龙游石窟的横空出世，会不会是大自然或某个更高智慧的一个警示呢？

### 二

我常常想，在微观世界里，人类的一根发丝，一根血管，对于微生物而言，一定意味着是龙游石窟般恢弘且不可思议的存在。

在龙游，我没有料到，几盘家常乡野小菜，居然让我感受到了微生物视角的震撼和不可思议。

“烽火”骤起，“硝烟”弥漫，“铁蹄”声声……她双目炯然，神情凝然，犹如巾帼英雄披挂上阵，锅碗瓢盆，铁铲漏勺，鱼肉蛋菜，烈火烹油，都是她的兵将，一间早点店的厨房，爆响的是金戈铁马之声。

这是六月清晨的龙游县城街头小巷，雨雾弥漫，热气蒸腾，早点店内外，都是她的战场，她是花木兰，用兵阵和兵法征服来自五湖四海的舌尖。

“三头一掌”来了，鸭头、兔头、鱼头

# 万山磅礴看主峰

### ——以《清平乐·六盘山》谈新山水史诗绘画创作



表情，而不是一片浑浑噩噩的山壑实体。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尝试，让左侧的山体形成一片深谷，山谷逶迤西去，悠远而辽阔。右侧的山体让烟云飘起，杳渺之处，露出山川高树。远山莽莽苍苍，众壑翻涌，如若几条巨龙，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陕甘宁一带，十万大山。六盘主峰有如旗峰，呼唤群山，向东而强。这种势，这种莽莽苍苍的实体感是油画所特有的。那山峦起伏、峰止川往的表情，带入中国绘画的方法，写出中国风形地理的韵味。某种独特的山水史诗的叙事意味就慢慢地积累起来了。

最后是南飞雁。用一线的雁群，还是人形的雁阵，我们做了多次尝试。最后决定用一字雁群，一方面有更好的蕴意，另一方面，能够强化天高云淡、天际苍茫之感。

《清平乐·六盘山》基于新山水史诗叙事做了一些尝试，对山水的观看也做了独特的调动。第一，对于主峰，我们强调其全山形象。中国传统山水均强调这种全山形象，《溪山行旅图》《早春图》概莫能外。但这种全山比较难见，逼近了，没有层次；推远了，全山之形不显。此次用航拍来俯望，绘制时又做了调整与强化，主峰的金字塔

和鸭掌，火炉、铁锅、红辣椒、橘皮、花椒、桂皮、茴香，再配上开胃清火、温补燥湿的中草药秘方，经过浓稠老汤几个小时的熬煮，无比入味。鲜！辣！爆辣！然而，这是早餐！

龙游人无辣不欢，无论高档餐桌，还是街头小吃，辣无孔不入，连粽子也不放过。

一阵“激战”过后，“三头一掌”已成残兵败将，龙游发糕、芋头粽米糊、葱花馒头、粉干、龙游包子、饭糰笋块肉圆、富硒莲子羹、豆腐丸子汤团、清朝馄饨煲等等，一一被她像兵将般排到了餐桌上，我们先是目瞪口呆，应接不暇，尔后大快朵颐，直到举手“投降”。

饮食文化，蕴藏着一个地域的前世今生，也暴露了当地人的性格。又鲜又烫又辣、又甜又糯又香的龙游味道，仿佛是龙游人的本色，洒脱爽利，踏实勤勉。

礼失求诸野，大美亦如是。

一片刚从雨里采下还带着“魂灵儿”的嫩荷叶，犹如一只玉盘，在视觉里，散发着翡翠的冷光，在嗅觉里，散发着食物的暖香。三瓣带着雨珠的荷花瓣，随意搁在荷叶边，在窗外透进来的天光里，丝丝缕缕花脉从淡粉色到深粉色，通透的程度，如正好被月光穿透的薄云。一团莲蓬形状的食物，静静卧在荷叶上，细看，是深褐色的糯米蒸肉，外面裹着一颗颗雪白粉糯的莲子，泛着诱人的油光。食物与盛器，唇齿般契合。

这是大雨如注的龙游天池村，千亩荷塘一家没有店名的农家小餐馆。

一只三角形白瓷盘里，码着一层一层洁白的、切得极薄的生藕片，撒着三粒红辣椒、七八粒葱花，如同极简主义者的画作。

一个竹编蒸屉将一片荷叶窝成卷边碗的形状，六只咖啡色的龙游肉圆窝在里面，像一窝刚出生的圆滚滚的猫崽。

一盘金黄的油炸荷花瓣，点缀着一个新鲜的莲蓬、一片荷花瓣，有侘寂之美，有生与死的哲学意味。

一帘之隔的窗外，大雨倾盆，雷声滚滚，一帘之隔的屋内，静静地卧着它们。我们用手机的人像摄影舞台灯光功能捕捉着乡野里这份不可思议的美。取景框里，背景黑化后，几碟普通小菜，瞬间幻化成了博物馆聚光灯下的艺术珍藏。

## 4 | 浙江日报 | 钱塘江

## 名家走笔

### 一

我常常想，假如有比人类更高的智慧，那么，金字塔、巨石阵、麦田怪圈等人类眼里不可思议的存在，对于TA意味着什么？一个举手之劳的小玩具？

阳光从龙游石窟的洞顶呈扇形往下倾泻，抵达洞底赭红色的地面时，形成了一道巨型光柱，与石窟内两根巨型鱼尾石柱一起，撑起了一个幻境般的洞天，洞顶洞壁精美绝伦的一道道纹路，如金色的细水流，充盈着整个视野，形成了强烈的视觉震撼。我手抚石壁慢慢往洞底走，指尖一路向我传递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粗糙和清凉——来历不明的水，沿着石壁的纹路蜿蜒、滴落，无声，又像有声。

一个已被科学证实的事实是：人类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是390nm~780nm 左右波长的可见光，我们视而不见的无数光波却真实存在。以此类推，人类的耳朵、鼻子、舌头、肌肤和心灵所不能感受到的其他“感受”，是否也真实存在？只是我们缺少了感受它们的器官。

此时，我产生了游离在“感受”之外的幻听，仿佛来自远古的无数种声音，在空旷的石窟内嗡嗡回响，将时光瞬间带回到了上古时代，《山海经》里瑰丽奇幻的世界——

大荒，小丘，一柱阳光穿透森林，照见一个小巨人和一个人面蛇身小巨兽正跪俯在松软的落叶上，他们同时伸出右手和右爪，去捡拾同一颗刚刚掉落的松果，指爪相碰的时候，同时缩了回来。

小巨人说：烛龙，我捡的这些松果都送给你，因为，你没有摧毁松林而是耐心等待松果掉落。

小巨兽说：帝俊，谢谢你，那么，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因为，在寒冷的冬天，你没有猎杀兽类谋皮取暖。

帝俊说：什么礼物？

烛龙说：我给你挖一些洞穴吧，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一样美，和你的心脏一样温暖，比你的家更加安全。

于是，它伸出利爪在山丘中轻轻刨了几刨，瞬间，山丘出现了北斗七星状

## 艺境

六盘山是中国西北部的一座大山，耸立在甘陕宁夏的大地之上。屏关中，锁固原。红军长征，令此山更加巍峨。毛主席的诗，使这座山愈发充盈着一种诗意，一种向东而强、走向胜利的陶然诗意。一座山与中国地理标识联系在一起，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与一位伟人的伟大胸襟联系在一起，天地浩气，格外雄伟。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是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我们从小就熟记于心，经常抒情于怀。所以这张画的意境从一开始就定在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诗情画意上。

从2020年10月接受创作任务，到2021年5月完成作品，《清平乐·六盘山》先后历时近七个月。其间，创作组赴六盘山写生考察两次。将一张大风景画成有意境、有内容的“山水史诗”，对于油画是一种新的尝试。天高云淡，崇山峻岭，蜿蜒奔腾，六盘山如何能显？第一次考察，对六盘山的山形地势做了整体研究。六盘山主峰前山巍峨，后山蜿蜒，但从群山之中却很难突显。要么孤单，要么不显，这是一个问题。2021年初，冒着大雪，创作组带了摄制和航拍的器材又去了一次。冬日六盘大雾，松雪蔽山，在那里候了好几天，才抓了机会上山，拍了一片峥嵘雪山。这种独特的航拍角度，让主峰呈现出金字塔式的雄姿。我们抓住这种纪念碑式的山壑形象，让群峰形成簇拥之势，将主体山脉的形象问题解决了。

要赋予这种风景以山水叙事的表现和内涵，这方面中国画有很多传统的经验与方法，如烟云、崖石、飞瀑、乔木等等，让风景呈现一种独特的叙事